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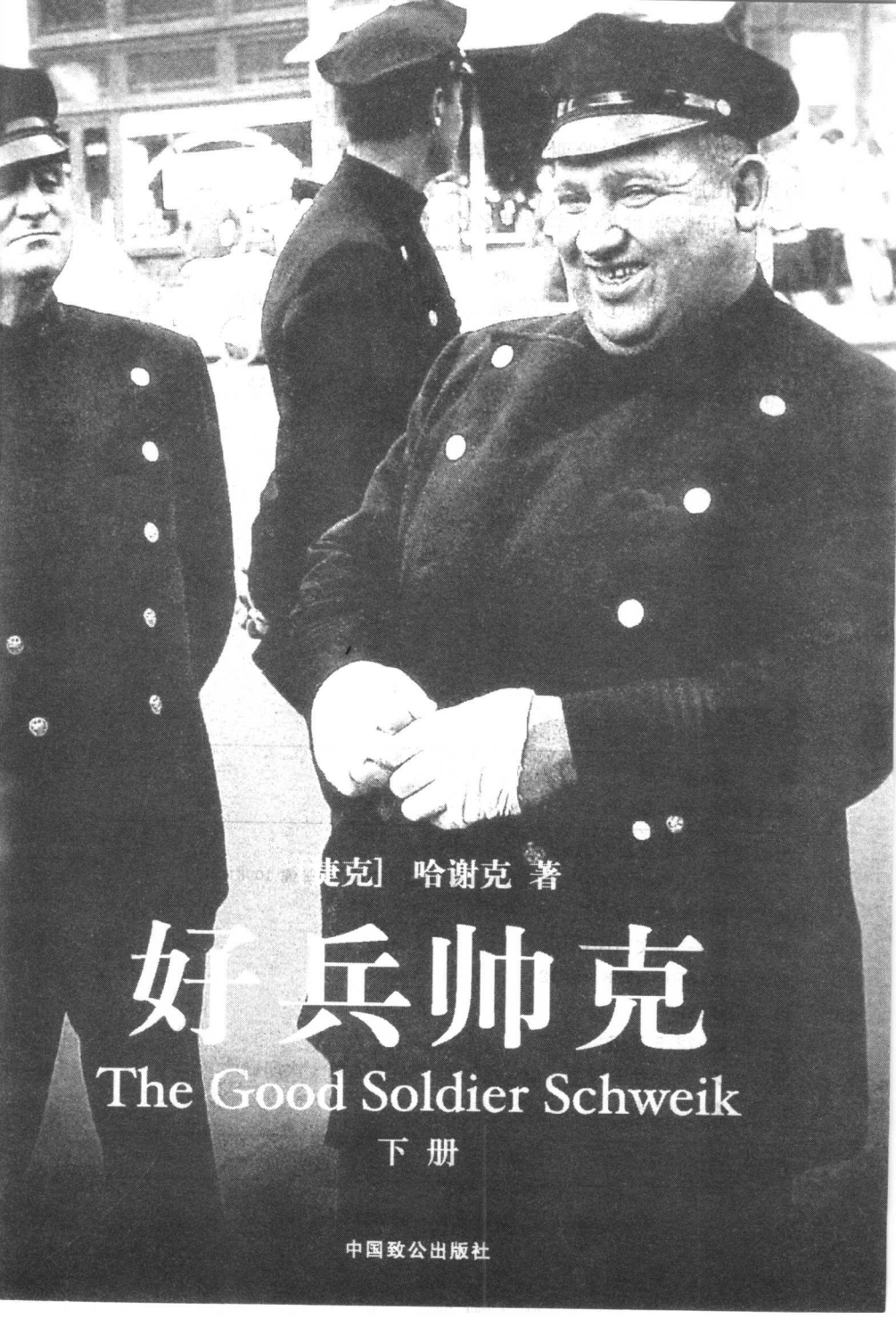
好兵帅克

The Good Soldier Schweerik

[捷克] 哈谢克 著

下 册

中国致公出版社



捷克] 哈谢克 著

好兵帅克

The Good Soldier Schweik

下 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兵帅克/(捷克)哈谢克著:郭晨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2辑)

ISBN 7-80179-460-5

I. 好... II. ①哈... ②郭... III. 长篇小说—捷克—现代 IV. 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8771 号

好兵帅克

译者:郭晨

责任编辑:子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90

字数:7275千字

版次: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5000册

ISBN 7-80179-460-5

定价:1080.00元(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卷	(1)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1)
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里	(9)
第三章 我在法医面前	(16)
第四章 帅克被赶出疯人院	(21)
第五章 在萨尔莫瓦大街警察所里的帅克	(25)
第六章 冲出迷魂阵的帅克又回家了	(31)
第七章 帅克当兵	(39)
第八章 成了装病逃役犯的帅克	(44)
第九章 在警备司令部拘留所里的帅克	(57)
第十章 帅克成为团队随军神父的勤务员	(74)
第十一章 帅克和随军神父去做战地弥撒	(94)
第十二章 一份有关宗教的辩论	(102)
第十三章 为别人举行终傅礼的帅克	(108)
第十四章 帅克变成了卢卡什上尉的勤务兵	(120)
第十五章 灾祸临头	(150)
第二卷	(158)
第一章 帅克在火车上的厄运	(158)
第二章 帅克远征布杰约维策	(173)
第三章 帅克在基拉利希达的奇遇	(221)
第四章 千难万阻	(255)
第五章 从利塔河畔摩斯特到索卡尔	(270)
第三卷	(291)
第一章 在匈牙利大地上进行	(291)
第二章 在布达佩斯	(323)
第三章 从豪特万到加里西亚边境	(346)
第四章 开步走	(361)

第 四 卷	(389)
第一章 帅克在俄国俘虏队里	(389)
第二章 刑前祝祷	(408)
第三章 帅克重返先遣连	(415)

第三章 帅克在基拉利希达的奇遇

基拉利希达城亦即摩斯特城，九十一团开拔至上。

三天禁闭只余三个钟头便期满。此时，帅克与同伴被带到总禁闭室，等候押往火车站。

在路上，志愿兵对帅克说道：“我早知他们会把我们搞到奥地利的一些已成立的先遣营，可是我们是会射击的，便同匈牙利人干仗。

“等咱们快乐地抵达喀尔巴阡山，再与到布杰约维策接防的匈牙利人来个种族大混合。听说强奸外族女郎是防止种族蜕化的最棒方法，瑞典人和西班牙人三十年战争时和拿破仑当政时的法国人都这么干过，如今匈牙利人在此地重新表演。不过这并非单纯粗暴地强奸，时间久了便全部成了很自然的事。捷克兵和姑娘同匈牙利女人及士兵们互相对接，合作。几百年后，人种学工作者在马尔夏河岸挖出颧骨很高的骷髅，会感到惊奇的。”

“这种互相交配本来就很有意思。”帅克说，“布拉格有一位黑人堂馆，叫做克里斯蒂安。他爸是埃塞俄比亚的国王。有一次，国王来到布拉格的什特瓦尼采马戏团，爱上了一个女教员，她常在《拉达》杂志上写一些山林小溪的诗歌。她同国王如《圣经》上所说的一样在宾馆私通，后来生下一男孩，起初令她吃惊，那是一个白小子，但一周后，孩子变黄，一个月后便成了黑家伙，半年之后便同其老爹一样成了地道的黑人。她抱着孩子去皮肤科，企图脱去他身上的黑色，但大夫告诉她，孩子是黑人，这无法办到。这可急坏了她。她向各个杂志社询问治黑皮肤的办法。后来被送到疯人院，黑皮小子去了孤儿院，那儿尽拿他开玩笑。后来他做了个堂馆，也常去夜咖啡馆跳舞，而如今出生比他晚的捷克杂种不如他那般黑，漂亮多了。据一位常去‘杯杯满’酒店的大夫同我说，这个问题有些复杂：这种混血孩子生出来的下一代同白人差不多，但没准会在哪一代又冒出个黑孩子来。

“你能想像，那是件多倒霉的事，你娶了个一身雪白的小妖精，但她却给你生出一个黑小子。如果她在九个月前一个人去看过黑人竞技比赛，那你会多伤脑筋哩！”

志愿兵说：“从军队战争角度分析，你讲的那个黑人克里斯蒂安若

参军必定编在二十八团。若在那儿被俘，那会出什么奇事？俄国报纸会大肆宣传奥地利已经把殖民地军队驱入战场，虽然他没有，还要说奥地利已把手伸向黑人后备军了。”

“有人说，”帅克随口说，“奥地利北方确实有一个什么殖民地，一个由弗兰西斯·约瑟夫统治的国家……”

“弟兄们，别说啦！”一个押送兵说，“现在讨论什么约瑟夫皇帝的国家，实在太不小心，你们谁都别提，就不会出什么事……”

“那你瞧一下地图吧，”志愿兵插话，“确实存在一个由我们最仁慈的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统治的国土。据说，那儿全是冰，布拉格的破冰船从那儿把冰运出去呢。这个冰冻工厂外国人也十分重视，它既赚钱又危险，你能想像得出冰是冒多大危险被运往北极圈的吗？”

押送兵自言自语一句什么，而押送班长却坐得近了，认真听志愿兵说话。志愿兵郑重地接着说：“奥地利惟一的殖民地可以供应冰给整个欧洲，这是它重要的国民经济来源。”

“当然，殖民化进展不快，因部分殖民者不愿去，有的已经冻僵了，不过贸易部和外交部却很感兴趣，因气候条件的改善，使大片冰场有充分利用的可能。再为旅游者建一旅店，开山路，做好导游路标，不过惟一的麻烦是爱斯基摩人不肯与驻地机关合作……”

“这些家伙不愿学德文……”志愿兵接着说，押送班长仍很专心。他超期服役，以前是长工，又傻又粗鲁，对不知道的事都喜欢了解那么一点儿，他的理想是“混碗粥喝喝”。

“班长先生，教育部用很多钱给他们建房，结果冻死五名建筑师……”帅克说，“靠烟头取暖的泥瓦匠们却活了下来。”

“并非全如此，有两个泥瓦匠忘记拼命地吸，结果烟灭了，他们也死了。人们扒开冰埋了他们，后来，学校终于用冰砖和钢筋水泥建成了。但爱斯基摩人却从冻在冰里的船上拆下木板，在刚建好的学校周围燃起火，将教室连同校长及第二天准备开学典礼的政府官员一同送入了大海。那些水没了脖子的官员大喊：‘Gottstafe England!（上帝，惩罚英国人吧）’现在可能派兵去收拾那些爱斯基摩人了，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有困难，威胁最大的便是那些经过训练的白熊。”

“这还不够看的？”押送班长聪慧地指出，“已经有好多发明。就像防煤气中毒的面具吧，你往头上一套，自己马上中毒了，就如士官学校的人对我们说的。”

“他们不过在吓你，”帅克说，“士兵应无所畏惧。就算在战场上掉入茅坑，也要舔干净继续作战。至于煤气中毒，我们每一个吃过鲜面包和有壳豌豆的人谁没尝过？据说俄国人发明了一种什么对付士官的东西。”

“这可能是一种把士官领章上的赛璐珞星星联在一起且引发爆炸的电流，这又是一种新的灾难。”志愿兵补充说。

虽说押送班长是只笨猪，但也明白他们是在寻他开心，便领着押送兵离开了。

到了车站，布杰约维策的居民正在为团队兵送行，这虽非官方组织，但站前仍挤了很多人在等待军队的到来。

帅克集中注意力在夹道欢送的人群身上，照例一些老实规矩的士兵在后，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在前，老实兵被塞进装牲口的车厢，帅克和志愿兵被押到囚犯特设车厢，连在军官车厢后，里面不必为座位发愁。

帅克挥动着制帽，不禁向人群喊道：“你们好！”这儿一有反应，人们便报以响亮的欢呼：“你们好！”这声音远远地传到车厢前面。那儿叫起来：“来啦来啦！”这下可吓坏了押送班长，赶忙喝住帅克。但欢呼声却无法平息，声势愈来愈大，宪兵拦住人群，为押送部队开路。

人群的欢呼声不止：“你们好！”而且挥动着帽子。

欢呼声组成一场示威运动。车站对面旅馆里，一些妇女从窗口喊“*Heil*(万岁)”，两旁人群用德语和捷语欢呼声混成一片，有一个狂热分子浑水摸鱼地大喊：“*Nieder mit den Serben!*（打倒塞尔维亚人！）”却不慎绊倒，在人群的拥挤中被踏了几下。

“他们来啦！”喊声似电流在人群中起伏，传播开去。

押解队伍近了。帅克在押送兵的刺刀丛中向人群致意。志愿兵庄严地敬着军礼。

他们如此进站，去指定的军用列车。步兵团的管弦乐队应付不了混乱场面，险些奏出《主啊，保佑我们》的曲子来，还好，戴黑色硬帽的第七骑兵师随军神父拉齐纳及时来了，开始整顿秩序。

他来此经历不凡，这位在所有军官食堂中名气显赫的食客和酒鬼是昨天刚到布杰约维策的。似乎偶然地参加了即将出发的团队军官们的小型酒会，他独当一面，大吃大喝，在醉意模糊的情况下摸到食堂，在伙食师傅那儿用甜言蜜语又捞到点儿残羹冷炙。扫荡了盘里的

肉汁和馒头片，狼吞虎咽地把肉和骨头饱餐了一顿。再从储藏室里搞点儿罗姆酒，喝了个够，又回到告别酒会上，再度狂欢一通。他于此极富经验。总有第七骑兵师的军官代他垫款。次日清早，他忽地想起团队第一批军列要开了，该去组织一下场面。便沿夹道人群遛了一圈，来到了车站大大发挥其激情，搞得团队主管军列的军官躲着他，在站长室不出来。

他来得正及时，乐队指挥刚要开始《主啊，保佑我们》之际，他一把抢过指挥棒喊道：“Halt！（停）还早！等我招呼一下再说。我马上来！”他走到站台上，紧随押送队，大声道：“Halt！”把他们喊住了。

“去哪里？”他的厉声叫喊把押送班长搞得不知如何是好。

帅克代他和善地回答说：“把我们送到布鲁克去，神父先生，若您也想去，可以和我们一道乘车去。”

“我也去！”拉齐纳神父说，转身又对押送兵叫道：“我怎么不能去？Vorwärts！Marsch！（前进，开步走！）”

神父躺在囚犯车厢的座位上，好心的帅克把自己的大衣给神父作枕头。志愿兵还对已吓得不得了押送班长说：“好好伺候神父吧！”

拉齐纳神父躺在座位上伸了伸懒腰，便开始扯起来：“各位，蘑菇焖肉，蘑菇多放为好。只是先得用小葱头煨熟，然后再放点儿桂树叶和洋葱……”

“您已放葱了。”志愿兵说。班长用绝望的眼神瞧了志愿兵一眼，因为虽说神父已醉了，但毕竟是自己的上司啊！

班长的处境实在挺难。

“不错，”帅克插了一句，“神父绝没说错，葱多多益善，帕科姆尼西采有个酿啤酒的，他连啤酒里都放葱，据说是葱可生津，葱是很好的玩意儿。烤葱还能治酒刺……”

这时候拉齐纳哑着嗓子呓语似的说：“全靠佐料，看你放什么佐料，又有多少。胡椒别多，辣椒也要少些……”

他语速渐缓，语调渐低：“蘑菇别放得太……，柠檬也别太……太多的香料，……太多的……肉豆蔻……”

还没说完他便入梦乡了，一会儿鼾声响起，不时又从鼻孔中吹出尖细的哨声。

班长望着他发呆。其余的押送兵抿嘴暗笑。

“他，一下子不会醒，”过了一会儿帅克说，“他已醉到家了。”

“反正没啥两样，”帅克不顾班长示意住嘴，接着说，“这绝对没辙。他都醉得不成形啦，可他还挂着大尉军衔哩。全部的随军神父，无论军衔大小，喝酒时全是海量，我给卡茨神父当过勤务兵。他喝酒同喝水没啥两样。这位同卡茨神父比那还差得远着呢。有一次，我们连圣饼盒都给当掉换了酒了。若有人肯借钱给他，那么恐怕上帝都会给喝掉的。”

帅克走到拉齐纳神父前，给他翻了个身，脸冲到椅子背那边去了，然后像个行家似的说：“他到布鲁克都不会醒的。”说完便回到自己座位上。痛苦的班长绝望地盯住他，然后说：“我想不能不去报告一下。”

“我认为您还是不去的好，”志愿兵说，“您是押送队的头儿，您怎能离开呢？而且按纪律您也不得派任何一个押送兵去送报告，除非您能找到替他的人。看，这事有多难办！您若鸣枪唤人，也行不通。这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要你开枪。再者说，按规定，非被禁闭者和押送人员，其他人不准在囚犯车厢里逗留。”

如果你想掩饰自己的过错，最好在车开着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神父从火车上推下去。这也不可能，这儿有人看到您把他放进车厢，您违反了规定，班长先生，您得降级了。”

班长无奈地辩解说：“我并没有放他进来，他是自己进来的，无论如何随军神父是我们的上司……”

“但这儿只您一个人负责，您才是上司。”志愿兵强调说，“就是皇帝想要进来，您也不能准许。举个例子，一个新兵在站岗时，检察官到他跟前，要求士兵去买一盒香烟，而新兵却问要买什么牌子的，那么他得去坐牢——去坐牢，您明白吗？”

班长有些胆怯了，他试图反驳，是帅克跟神父说他可以同他们一起走的。

“噢，当然，班长先生，我当然可以这样做，因为我是一个十足的白痴，”帅克煞有介事地说，“可谁也不相信您也是个傻瓜、白痴吧。”

“你在军队里超期服役几年了？”志愿兵不经意地问。

“噢，三年了，该升级了，升排长。”

“做你的春秋大头梦，升级，等着降级吧。”志愿兵相当刻薄。

“反正都是死，不过，听说降职的人要被派到前线去。”帅克说。

神父突然动了一下，然后继续打鼾。帅克看他一切正常，说：“我们的那位卡茨神父一喝醉，就不省人事了。我担心他会在这儿拉一裤

子。”于是帅克绘声绘色地把有关卡茨神父的传奇描述了一番，大家无不专心致志，连火车开动了也没发觉。

• 这时，车厢后面传来一阵响动，打断了帅克的话。由克鲁姆罗夫斯柯和卡什贝尔的德意志人组成的十二连在引吭高歌：

等我回来，
等我回来，
直到，
直到我再回来。

而另一个车厢又传来绝望的歌声，朝着他们离去的方向：

而你呀，
亲爱的宝贝儿，
你却留在此处，
嘿哟，嘿哟，嘿罗！

这种噪音实在叫人难以接受，大伙七手八脚把他推进了牲口车厢的车门。

“奇怪，为什么检察官没有到我们这边来？按理，在站上，您就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指挥官，”志愿兵对班长说，“您不该在一个醉酒的神父身上做文章。”

倒霉的班长一声也不响，两眼直勾勾地看着窗外飞快地掠过的电线杆。

“我们没有把情况及时报告指挥官。”志愿兵继续说道，“如果到了下站，哪个检察官检查到了我们的车厢，噢，天哪。那我们都……”

“吉卜赛人，”帅克接道，“流浪者。仿佛我们怕光，见不得人，害怕被人抓住。”

这时，志愿兵说：“据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颁布的法令，用火车运送军事犯人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第一，车厢必须装有铁栅栏。咱们是按规定办的，我们正被关在牢固的栅栏里。第二，据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国王命令的补充条文规定：每个军用囚犯车厢必须备有厕所；如无厕所，则须配备有盖便盆，供犯人与押解官兵大小便之

用。我们这个车厢别说厕所，连便盆也没有……”

“你们可以到窗口去解决。”气急败坏的班长说。

“但是，您忘记了一点：禁止犯人靠近窗口。”帅克提醒他。

而志愿兵接着说：“第三，车厢必须具备饮水设备，而这一点，您也没有做到，顺便说一句，您知道在哪一站领干粮吗？您当然不知道，因为您根本没去打听。”

帅克接着道：“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班长。您必须照顾好我们，我们并非一般的士兵，您什么都得为我们做。条款是这样规定的，那就得遵守，要不然岂不是天下大乱了吗？对了，我认识一个流浪汉，他曾经说过：‘被监禁的人好比一个婴儿，需要别人的照料，不能冻着，不能受惊吓，更不允许别人侵犯、欺侮。’”

“噢，对了，还有一件事，麻烦您十一点钟叫我一声。”帅克的态度十分友好。

班长站在一边，有些莫名其妙。

“看来，您并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到十一点钟，我得到那节牲口车厢去了。”帅克显得郑重其事，“我被处以三天的监禁，而到了十一点——今天中午十一点，我就解放了。在军队里，我们要讲求纪律，明白吗？班长先生。”

经过一次打击，倒霉的班长好半天缓不过劲儿来，直到最后，他才表示他未收到任何公文指示。

“噢，亲爱的班长先生，正像圣山不会自己向穆罕默德靠近，公文不会自己飞到押送官手中，押送队长应当自己去取。您又有新麻烦了，您无权关押该释放的人。而另一方面，根据法令，任何人不能离开囚犯车厢。情况越来越糟，而现在已经十点半了，”志愿兵看了看怀表，“我倒想看看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再过半小时，半小时，我就是那牲口车厢里的人了。”帅克兴奋地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

“这里可比牲口车厢强得多。”班长已经六神无主，慌了手脚，而且十分沮丧。

“来吧，再来点儿调味汁，再来点儿，对！”神父在睡梦中疯狂地叫喊。

帅克一把拉过军大衣，一边把它放到神父的头下，一边说：“睡吧，好好地睡上一觉，做个好梦，到梦里去开怀畅饮吧。”

志愿兵唱了起来：

睡吧，我的宝贝，快睡吧！

闭上双眼！

上帝与你同在，

天使为你守护，我的睡吧，宝贝，快睡吧！

班长对一切已失去了知觉，他目光呆滞，傻傻地望着窗外，对车厢里发生的一切，他都无动于衷了。

士兵们在一旁玩着纸牌。班长觉得有人狠狠地撞了他的屁股，他回头一看，一个士兵挑衅似的用屁股对准他。

他长叹了一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重新回到车窗前。

“班长，您知道一本杂志吗？知道吗，一本叫《动物世界》的杂志？”志愿兵问道。

“我们村里有一个开饭店的老板，他订了这本杂志。他想知道怎样喂养瑞士的萨安羊，可是都没成功，羊都给喂死了。”班长显得有些激动。

“亲爱的朋友们，注意啦！下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嗨，那边玩纸牌的伙计们先停下来，听听我的故事，很有趣，是的，谁也难免犯错误，不是吗？我们来讲个《动物世界》的故事，好让我们忘掉这场见鬼的战争。”志愿兵提高了嗓门。

“这一直都是一个谜。我是怎么当上《动物世界》这本杂志的编辑的呢？是我的老朋友哈耶克，他在这家杂志社做编辑，但他爱上了老板伏克斯的女儿。当然，他被老板炒了，但老板要求他去找一个人来做编辑，而他，却找到了我，一种多么奇特的雇佣关系啊。老板接待了我，问我对动物有什么见解，我告诉他，我很尊重动物，我认为它们不过是由动物到人的一个阶梯。我认为应当在动物死之前，少一些痛苦。比如，鲤鱼从一生下来就有一个怪念头：认为女厨子给自己开膛，这事儿办得很不地道。为了不让笨手笨脚的人去宰杀家禽，动物保护协会一直去努力着。

“这时老板打断了我，问我对猪、狗、牛、羊、蜜蜂是否了解，能不能把国外报章上的关于动物的专业文章摘下来，并翻译过来，把图片剪下来再编辑，还问我能不能翻阅布雷姆的文章。

“我说我对办好《动物世界》很有信心，我如果了解了全面的材料，则可以把杂志的所有栏目办好，并开辟一些诸如《动物幽默》、《动物谈动物》的专栏，凭我个人的能力，杂志一定能办好。我会详细地向读者介绍动物，让他们眼花缭乱……

“‘可以了，可以了，你的这个计划若能完成一半就足够了。’老板又一次打断了我，他还说一定要送我一对肉鸡，矮体肉鸡，这种鸡在柏林家禽展览会上获过大奖。

“说真的，我挺卖力，我不遗余力地在杂志社推行了我的计划，我甚至认为，我的文章超越了我的能力！

“我自己创造了一些神奇的动物，我只是为了吸引读者，他们对象、狮、虎这一类动物早已厌倦了，他们需要一些新鲜的玩意儿，比如我臆造的一种叫硫化鲸的动物。

“我敢保证，《动物世界》的读者都是一些好奇的人，他们喜欢猎奇，喜欢新鲜的、奇怪的玩意儿。

“继这种硫化鲸之后，我又发明了诸如‘狡猾的幸运儿’、‘馋嘴的公牛’、‘母牛的老祖宗’、‘乌贼鞭毛虫’之类的神奇动物。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从来也未曾设想过动物世界居然也有这么多成员。是的，布雷姆在自己的《动物的生活》一书中遗忘了一些东西，我所知道的那些动物，那些所谓的动物学家根本就不知道。

“我的不经意的举动引起了《时间报》与《捷克人报》之间的大讨论。《捷克人报》谈论到我所发明的跳蚤是上帝的杰作；但《时间报》则直接把我的文章连同严肃的《捷克人报》批驳得体无完肤。从那以后，我就不再走运，《动物世界》的读者也怀疑起我来。

“读者的不满是由我的文章引起的，我写了几条关于蜜蜂和家禽的短评。总之，是我发展了一种全新的理论，之后著名的蜜蜂专家巴左瑞先生中了风，一些山区的蜜蜂都死了。奇怪的是家禽也得了瘟疫，总而言之，都死了。我收到了恐吓信，读者不再订阅我们的杂志了。

“于是我又开始写鸟类。我记得我和《农村评论》的编辑、议员卡德恰克发生过冲突。

“我从英国杂志《乡村生活》上剪下一张站在核桃树上的一只鸟的图片，于是它成了我的杰作‘核鸦’，而我又根据逻辑推理得出那只在柏树上的鸟自然叫做‘柏鸦’了。

“这一下可惹了大麻烦，卡德恰克先生站出来公开攻击我，说这是一只‘松鸦’，是从德文译过来的。

“我很自然地发出了回应。

“而卡德恰克译员在《农村评论》上的一篇社论里做了答复。

“我的老板伏斯克先生在州报上看到对我文章的评论，他把《农村评论》报递给了我。

“而我却大声地读了起来：

尊敬的编辑部：

我以前曾提醒过：贵刊凭空捏造术语，无视捷克语言的纯洁性，主观臆造各种动物。我已经说明，贵刊编辑以‘核鸦’取代约定俗成的‘松鸦’一词，实乃不妥。

后来，我曾经收到一封《动物世界》的编辑的来信，信中言语无礼，对我肆意攻击、漫骂。为此，我只好战斗到底。

贵刊编辑把我看成连鸟的名字都叫不出的、一无所知的畜生，实乃大错特错。我多年从事鸟类学理论研究及实践观察，我养在笼子里的鸟也比贵刊那位编辑先生至今所见还要多得多。

“‘嗯，松鸦。’我的老板用悲伤的声调说。而我则平静地接着往下读：

此事出自一个粗鲁的外行之手，没什么奇怪的。但我从未听说过何时人们已把‘松鸦’称为‘核鸦’。

贵刊编辑承认，我对鸟类学比一个外行更了解嘛。鸟类学学者认得‘松鸦’而不认识贵刊发表的什么‘核鸦’。你们那位编辑先生才是傻瓜呢，他只懂无礼的人身攻击。

虽然贵刊外行，但事实是不庸置疑的。他的引据是荒谬的。

“我的老板受到了打击，致命的打击，一天后他患流行性脑炎死去。临死前，他说：‘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我个人的利益，而是整体。请你们接受我的实事求是……’”

志愿兵沉默了一会儿，尖刻地对班长说：“我只是想通过这件事证明，谁都会遇到困难，谁都会犯错误。”

班长也最终弄清了自己是个犯错误的人。他又回到窗前，忧郁地望着窗外。

押送兵一个个呆头呆脑，只有帅克对此很感兴趣。

帅克终于开口说话了：“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秘密。连混蛋松鸦核鸦之类的事情都可以弄清楚。不过，创造出那些动物来的确很难，我是指凭空想像。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许多年以前，布拉格有一个叫麦斯特克的，发现了一条美人鱼，他把它放在大街上的一个围屏里供人观看。围屏上有一个洞，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沙发，上面躺着一个姑娘们，她两条腿裹在一块绿色的薄纱里，连头发也是绿色的，戴着手套，安了个用硬纸做的绿色的鱼翅，而背上用一根细绳拴了个舵。十六岁以下少年禁止入场，而大人可以买一张门票进去参观一下，大家都喜欢这条美人鱼的大屁股，上面有一张‘回头见’的字条。至于她的乳房，又干又瘪，像老妓女的一样耷拉到肚脐眼上。晚上七点，麦斯特克就让她回家了，她换上衣服，到晚上十点，你可以看到她在街上游荡，见了男人就问：‘美男子，我们一块儿吧！’后来，她被捕了，而麦斯特克的生意也就黄了。”

这个时候，神父突然从椅子上滚了下来，掉到了地上，继续呼呼大睡，大家七手八脚地将他拽回到椅子上。

“您不应该扶他，”帅克对班长说，“我上一次让我的神父睡在厕所里，还有一次让他睡到我的衣柜上，对了，他喜欢睡在洗衣槽里，天晓得他还在什么其他的地方睡过觉。”

这时，班长竟然鼓足了勇气，他要向别人证明，这儿只有他才说了算。因此他大声地吼道：“住嘴！别贪嘴，像臭虫一样恶心！”

“对，班长先生，您是上帝，”帅克仿佛哲学家似的，颇有风度，“您不是受难的圣母！”

“主啊！”志愿兵对着天空大声呼唤，“让长官的爱充满我的心灵吧，让我们此行一路平安。上帝保佑！”

班长暴跳如雷：“少给我来这一套！”

“这不能怪您，”志愿兵安慰他，“自然界中的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并无贫富贵贱之分。您当然也知道人类是愚蠢的。如果您自认为自己是最高级的动物，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您的肩上没有那几颗星

星，您就得在战壕里拼命。但如果您再加上一颗星，就把您变成一个新的生物，官衔上土。”

“我要把你关起来！”班长似乎很绝望。

志愿兵笑了笑说：“您一定是因为我骂了您才要把我关起来。您在撒谎，因为根据您的智力，您怎么能从我的言语中听出侮辱，而且我敢打赌，您根本记不住我说的话。”

“没有，”帅克证明，“没有任何人说过您的坏话。一个人感觉受了侮辱，心里总是有些不好受。记得有一次我在一间咖啡馆里和人家谈论起猩猩来，有个水兵跟我们坐在一起，他认为很难将猩猩和长络腮胡子的人区分开来，好比坐在旁边的那位先生，而那位大个子先生赏了水兵一记大耳光。水兵抓起啤酒瓶，一下子把他的脑袋开了瓢。大胡子就晕倒了，而水兵则脚底抹油。后来我们把那位大胡子先生救活了。我们其实不应该救他，他报了警，巡警把我们带到警局。我们根本没法解释清楚，我们被投进了监狱。您瞧，班长先生，一丁点儿小事情也会惹出大麻烦。”

押送班长吼叫起来，一种表达自己愤怒的疯狂的绝望的吼叫。之后班长又消沉下去，坐在椅子上，满眼泪水，目光有些呆滞。

“班长先生，”志愿兵说，“您的这一形象让我想起了但丁。您具有诗人的高贵气质，而且具有善良的心地。别动，别动，就这么坐着，这种姿势很美。您肯定在想，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这荒凉的原野会变成鲜花绿地，多么美妙啊！”

“绿草如茵，”帅克插嘴说，“而我们的班长舔着铅笔，坐在树墩上，为《小读者》杂志写诗。”

押送班长毫无表情，而志愿兵却说在一次展览会上看到过班长的一尊头像。

“班长先生，您有没有给雕刻家史都尔扎当过模特？”

“没有。”

志愿兵不吱声了，笔直地躺在椅子上。士兵们在打扑克，这个时候班长还指出帅克有一张牌不该出。

而帅克却来了一句：“看牌别多嘴，小心挨顿捶！”

这时军用列车进站了，火车停了下来，马上要检查车厢了。

检查官走进了车厢。

担任军列指挥官的是后备军官摩拉斯数学博士。后备军官总是